海浮山堂文稿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一

叙上

送長史黃公致政南還叙

嘉靖庚子秋九月屏山黃公致衡太傅政將歸閩先是公以省進士爲郡博入分太學教武廟時廉其才行勅相衡國務　恭王朝忠貞祗勤二十年如一日視政有體不糾而肅不煦而仁國人服且德之有司吏民是以不擾王嘉其績奏增祿秩得四品階往歲公自念

衰晚頹止用綏安 恭王弟許曰惟予不穀
恭承 帝命匪直人邦任荷孔艱幸茲不獲
戾於一人臣民用乂時惟爾導其好吾遐
遺相厥始終乃復制內備增其祿公弗獲
已辭祿而止逮 嗣王紹位倚重耆夙公愈
勤飭國內大事悉其贊襄時 聖皇省方南
服公捧 王書趨朝 行在奏 王至意
天顏怡豫寵諭溫渥歸以復于 王可謂得
使臣禮居無何再欲引去 王若曰惟我

先王保乂邦家以逞　皇休以克有終惟我
先王懿德亦惟爾允賴閔予在疚自虞弗類
慎思厥濟上怙　聖皇之恩先王之靈亦惟
耇老成人爾毋往矣公感　王德蒿然歸志
迄不可奪遂馳疏上懇　詔可致仕　王乃
歎惜優禮遣之馮子曰古之臣年至則致仕
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且出處之際道之
大關存焉是故用不盡其力則朝非遺賢審
出處之際則臣非忘國上以閔勞奬退下以

引身善道黃公一去國而上下各得其正公往休哉其在時俗論則富貴且壽亦云多福然而失故鄉之樂將不得爲完名公往休哉故公之歸無貴賤無賢不肖僉榮之夫公信有德顧幸其去乎曰公是行也惜之則可思之則可不可以留矣凡厥在位法其行事猶留公也某某于公爲僚惜其去而圖贈言於予予知公且久公雅善予言得已乎哉

賀景菴朱郡丞受薦叙

杲菴公以大鴻臚左遷東郡先是通判登州嘗聞賢聲既而稍移吾青同知府事政從簡厚齊人安焉於時中丞石塘曾公章特上薦之不律於舉劾有司疏明重且專也夫遷寓之才倘嘗世味志既堅貞事亦請貫說命曰人惟求舊是之謂與公在郡職司佐理而以軍政爲專任頃爲屬邑平役法此二者平時號爲難理今玆醜虜寇邊戍卒凋鈌推勘勾補日益急而本境所以自固者益徵鄉丁以

充兵衛力役之征視常倍之故淸戎均役之
法惟此時爲難上以嚴督我下以厚望我將
安所從哉法有所不免則以法情有所不忍
則以情景菴用是以獲上治民而闡其治行
於
朝豈偶然也太守熙野邊公集郡僚飲
公於二千石堂屬予有言予觀於是舉有君
子之道三焉石塘得大臣體熙野有長者風
若景菴者可謂有純臣之操云今制鴻臚下
九卿一等恒人之情官至融達方切患失之

念荏苒同流畏譏如鑠而公守正不阿竟不
安其位是難能也比至謫地視公府如傳舍
部民如途人坐彌歲時以幸復舊公則曰秋
有陛下皆 上命也敢尸祿位以重吾過故
惟孳孳率職如素是又難能也夫人臣如是
是不以利鈍貳志矣可不謂純乎石塘公知
其賢安得不亟薦之然而規規者黨同伐異
必資毀譽公舉劾一有失路者不復能汲引
嫵故也即舉之人將弗能平忌故也夫石塘

此疏迥出常格得薦賢為國之體熙野公聞之猶已得舉也既燕賀成禮且盡懽又徵文以張其事傳曰與人為善熙野近之矣君子曰薦賢為　國忠也與人為善公也利鈍不貳貞也忠不負　君公不負人貞不負身予觀於是舉有君子之道三焉

壽熙野邊太守叙

往歲熙野邊公由省曹拜　命出守青州惟吾青舊稱大國今為劇郡故　明聖咨牧恒

慎其選適者民食無出役務繁沓簿領填擾將迎未遑今之作守尤當其難者焉公涖郡之初力意惠養務蘇民瘁夙廢咸新政體清謐上下安之郡人德公而無所於稱頌是月九日維公誕辰郡之僚吏鄉之大夫士暨庶人之在官者登拜二千石堂景庵朱公偕郡僚率其屬挹爵進曰福等恪承　上命來吏茲壤不有仁明於何法守吾黨之遭奇遭也敢及是日爲公壽鄉之大夫耆夙酌而揖曰

海濱之人不復知天下事言頤得良二千石即東人之惠至渥也遂以[illegible]公而因以慰吾私於是士庶數百輩羅拜階下俯伏言曰允我有衆胥惟怙冒無所効愚惟壽之祝既舉賀公乃引觴酬賓吏辭曰肆我二三同服尚其蚤夜翼乎以充共濟國老庶老示我得失以無拂於群黎百姓時乎之圖遂交錯罄歡而退於是恭奄顧乎授簡請述焉馮子曰是可以有述矣夫壽之者無矯辭其頤治之心

乎受之者無溢態其圖治之忠乎治之二道
上下盖汲汲矣齊其庶幾乎公内句文族世
沐　國恩家聲休播弱齡登第志行卓然自
立朝以至外補持守如一仁足以附民敏足
以釐務故當道推揚吏民戴服行將擢去不
久留東也東人其何恃哉由是言之壽公者
齊人私願也故恒恃其留而懼其去予誠齊
人固願齊治然公年未強仕尊臨千里清塗
華轍可坐而進也　明良之會追復古治且

將壽八荒末　國祚而齊在其中矣因併書此以廣祝延之意

賀梅林胡先生兩薦叙

是時游仕者惟令爲難或得劇邑尤難也劇而附郡治殆又甚矣自非沉毅之姿贍給之才退讓之節貞白之守未可與議於斯焉必其靜足以謀動足以濟和足以處人應足以立已令其庶幾爾夫令百慮交其內百務交其外勢奪之者衆而利誘之者多也夫焉得

不思所以待之東方惟盍邑爲劇制地編民既倍他境治在都會賢貴不支三二年來畱役沓至天竭其食人竭其力道路睊睊日就離寓當此之時爲此之邑信難矣哉梅林胡君英年擢第來長盍都性篤而敏溫而介殆有所以待之矣視事兩朞動靜不擾人已不失得令長體又何易易然也惟令 天子仁聖注意親民之吏撫按憲臣有所推薦輙加召録梅林之賢薦者再矣旦夕遷矣於是郡

邑師弟子負群賀於堂屬予贈言予惟齊民
困久矣而得寬大令民命所司豈偶然哉方
春穀湲而盜不滋役繁而怨不歸民固非誠
愚也如使天弭其菑上息其力吏民相得雖
古治安何以過焉或者乃謂政一以寬下將
無憚吏卒之利細民之憂也其然乎其然乎
予則以爲猛利於姦未闓寬之利之也夫猛
則民畏乘其畏心而無所不至矣寬則民狎
未有狎其上而下有所畏也嘗覽古循吏傳

幸長者也不聞養姦焉虎惟其猛則有借之以爲威者矣術可不慎乎梅林於予有通家之誼予嘉其美政而又懼其自信之不固也因言及之

沈南湖去思冊序

吾青環帶山海旣頼險阻亦稱饒沃俗重本業人樸易使東方諸郡何以過焉先朝經流賊大掠生計蕭騷歲復不登俗亦日下自時厥後乃有因山聚盜出沒刧奪甚者聲勢扇

動長驅渡河禍延非細故也　廷議以憲臣理兵隆秩重柄坐制郡邑惟盜是去既數歲有倒汰之尋復設如故此誠以衛吾民亦足以考俗之不古焉耳南湖沈公受　命來茲五越歲矣英偉精練臨事激發庭無留訟廉境內之盜督屬收捕日益急既獲之訊得其狀無不立斃者殆以簿領繁委傳詰勞費萬一疎變公私之憂也渠魁黠黨相望而盡雖穿窬弗釋也嘗曰此等莫夜遇主無不格殺

者矣即得黥配何足以贖引情而論不如絕之先是盜賊頗肆官置不問公之用法人不謂過焉所因之勢然也邇者近盜既平大虜內逼公日夜爲備悉其憂勞驅役雲興任怨不貳嗟乎吾城誠堅其如無兵兵誠集其如無粟征調旁午主出爲客吾誰與守公處其間亦難矣俄虜遁遁民且休息而公遂遷去國諸王以及鄉大夫士各有詩若文爲贈幸齋王君與公越產也彙次諸作授予曰吾覩

於是編是足爲吾鄉慶焉盍序諸以宣美也
予覽而言曰公去矣顧不足爲吾鄉惜哉鎩
場既罷今茲之民得而息有寶玉竊襲古之
人何罪矣斯二者非公禁屈之其庸有悛乎
捍患之道吾必以此爲功弭盜其次也齊人
之思夫豈無因者哉公之在留臺按事江上
江人屏息生雖南越有燕趙慷慨風是以再
奉 勑肯咸樹威名固知雍容文雅不足以
當此也是編出於詞翰之手若夫公之政迹

途之人能言之庸距盡於筆研間哉

胡母輗冊後序

右作凡若干首沿材呈藻體人人殊然通乎性情備其悕怛以意逆志如一家言繇是幸齋王君勒成編袠俾予叙意惟吾東土不以詩鳴予亦無能知詩顧予何言抑予與胡君侯有兄弟誼胡毋猶予毋也言得已乎哉惟此東人德君侯甚深予亦知君侯深夫一德相信休戚與同至情所加言不盡愉适知吾

人所可錄不惟其辭惟其情焉嘗試觀於塗之人而悉其情矣一閭長吏至則相慶而怙冒焉吾司命也民固倚之吏固拂之曰執敲朴以涅其威毒使困窮以沽能名而陰益私橐民將無告惟視旦夕擢去即有良令長豈豈與民休息不惜威名富惟民盈而自處約素如是則民乃祝其恒留而恐其擢去也夫下疾其上則願其擢安其上則願勿擢此無他遠暴附德人情也然而疾之願利其遷愛

之顧樂其滯哉此其致意於長吏者厚也苟有亂政群讟而去之非民也故曰幸其擢不吾厲而足矣苟有仁政惟懼仁人之不留其人之利鈍不䘏也然自非功名之士庸能自希進取而輕釋相安之民邪仁人之心無是忍也嗟乎仁人在位而一朝擢去情且不堪脫不幸罷去民將憤扼不能平今君侯乃以喪去吾人又何如爲情哉君侯治邑再期上下安之謳歌被野而譽言在　朝計不久擢

去東人安依矣雖然古之民猶得借留即不
得請則在彼猶在此也孰非民哉乃今遺茲
憫亟義不可奪民無遠近來哭於庭道路流
涕嘗以法懲者亦向位哭盡哀咸謂吾民無
祿至是也傳有之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抑亦自有憂焉耳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
者邑民之哭奚為也哉吾聞胡毋賢而知學
君侯昔家食受教為多至是筮仕每手書諭
以節己愛人之道故君侯以廉愛著前後莫

及雖其天性然抑有所受之也仁賢之生已非偶致而又能成之雖古賢母何以加焉頊以異母弟夭絕痛父不祀飲泣成疾而終嗚呼胡母以父殞其身君侯以母棄官去齊邑之民由是而失其岦弟父母天之厄人如是哉是編多出於鄉士大夫限之章句不能盡其情而民之拂鬱無聊者又無能自見其情故述之末篇庶幾觀風者不獨於其辭云爾

恭賀　衡世子欽承　冊封叙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仁莫大於親親義莫大於尊賢禮莫大於親
賢之等凡皆出於所性本乎天德非徒爲粉
飾維持之具已也　皇祖憲章隆古監觀近
代封建之制環列宇內美意良法則超軼往
聖遠矣　聖皇龍飛江漢垂拱底治篤近舉
遠尚德推賢萬世太平之業也於時　衡藩
建國海岱世近　龍光褒封之典無歲不下
是歲春遣使授節冊立　東昌王爲世子欽

惟 獻皇暨恭王同系 憲廟定惟懿親非
他國儔 今王克承 先王睿德仁讓長厚
禮賢輯下封內之民歌謳感悅五十餘年如
一日 世子頴敎好學蚤著賢聲又非諸國
所能及者繇是吾 皇親親之仁賢賢之義
固必於冊封之禮行之記曰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謂齒於學而知父子之
禮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 世子孝弟忠愛
天性固然而又加之學問師資之力 祖宗

訓典聖賢方策罔不祗服研究樂於躬行所以仰荅 聖眷而光紹 先烈者其自三善始乎其自三善始乎國人觀典禮而覿德容僉舉手加額以賀某以菲薄荷知遇適執筆拜手以紀其盛云

贈洋橋彭公進階叙

皇上繼 天立極峻德親族以底時雍之治惟是 諸王罔不率章謹度對揚休烈 衛先 恭王系出 憲考分茅南岳開國東方

于時列國之最親而且賢者莫與之埒　今
王純誠樂善世德滋厚明哲保身之士皆願
立于其朝而爲之臣吾鄉洋橋彭公嘗爲國
子師已而爲　衛大傅自以爲遭際伸志雖
三公不與易也遂殫其股肱之力以左右
王越五年忠慤謹朴之行協於上下　王嘉
乃績表其事以聞　制曰可進階中順大夫
服章俸給遞加一等領事如故　今制緇紳
至四品則綰金曳緋繖蓋改觀詢爛人目蓋

將以此書然異等凡爲王官五品則不遷進階一等所以辨賢領事如故人惟求舊也上雅重 王屬懿親念有德故所請無不俞允是舉也上以答 天子中以順 國君下以寵厥躬可不謂榮遇哉先是爲王官者例不考覈無去留其人往往優游縻祿黜陟不聞但恐天年之至或憑借爲虐橫斂讟利以爲無如我何故國有具臣而官多秕政凡以此也邇者監司得以考覈銓曹得以去留在

王所者莫不砥礪自好求不負於　明時洋橋之善於其職固無待於此然使其淸雜莫稽則亦無以自見矣是舉也王請之朝廷朝廷下銓部議銓部稽之監司而監司覈之輿論者有素也是豈疇昔循例奏薦者可槩言乎吾嘗慕三代之風仕不越境可以厲忠貞可以興孝弟可以崇廉讓可以勸風俗可以樂恬退後世之領鄉郡猶有古人遺意今則無之而近之者王臣也洋橋之涖是任君臣

民社父兄宗族咸在焉是宜有以自試矣金
緋彩盖昔人所謂晝錦而孝里俗者其餘事
耳予與洋橋爲忘年交服其長厚忠信晚節
不貳事　君趾逢迎臨下務寛簡與鄉人立
則談知足輙稱之意此其人足以副　國恩
足以持官箴足以美鄉評是眞能自効者
璽書既下稽首拜　命邦人咸喜益川劉子
海濱王子以親誼醵觴往賀之同志樂與之
俱已而將命者需言於予予亦願附其後乃

言曰知洋橋者不惟今日之榮遇而於前日之已試不惟其所已試而益思所以報稱者殆將有勿替焉者乎遂以復於將命者

賀豸坡馬先生掌教清源便道覲省序

君子之樂有大於王天下者蓋以其甚不易得然後足以當之俯仰無愧尊德樂義也英才教育敬業樂群也淑其身以淑人是誠天下之至樂也然而俯仰之樂求在我者也教育之樂求在人者也在我者可以自盡在人

者巳不可以自必矣乃若天倫之樂則尤有不可以強而倖致焉者幸而得之顧不爲天下之極樂乎凡天下古今聖狂貴賤無不以此爲至願而槩不易得則雖謂南面之樂不與存焉非侈言矣豸坡馬先生分教吾邑屢易寒暄持身以端造士有矩胸之上森然與煥然化矣乃庚申歲天曹嘉其績遷掌清源教事檄方下先生喜動於色二三子趨而賀焉先生曰二三子胐吾喜乎曰然先生曰吾

非以吾遷也吾親年且九十矣迎養弗至祿
弗贍也又羈於此弗克歸覲乃今維其時乎
吾烏得而勿喜也吾親以吾弟貴　勑封文
林郎官吾弟之遷留臺也既得覲吾親矣吾
兹承権有日而捧袂可期吾烏得而勿喜也
二三子乃改容肅揖而更賀焉且圖一言以
爲封君壽余知先生久是不忝師範者歲丙
辰獲與先生弟計偕南宮偶同舍未即席畧
覩風儀聆緒論於華炬之下至今傾慕其爲

人獨不獲因先生𦘕封君者德而仰羨霜髯紅頰如神仙中人也先生行矣過故里登高堂　紫誥金函銀章墨綬食義方之報而衣被曠蕩之恩殆駸駸乎未艾也至其稱兒觥倚鳩杖曾玄蒲前芝蘭競秀一堂之上五世具慶人世之絕無而僅覯者其樂殆未可涯涘耳古今父母兄弟子姓之樂造物者之所靳嗇而先生獨享其全不是之賀而以其官是二三子之未識其大也雖然古以祿仕爲

孝則清源之行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慰[illegible]之心成巳之志育士之才兼得之矣然則二三子之稱賀也是又無乎不可也

賀指揮王君輔受任叙

聖祖以神武受命廓清九有曁我 文皇靖難之後七葉偃兵昇平未艾 祖宗設兵之制雖存然官不過具員卒不過具伍城堡金革具形而巳蓋兵戢不試所存者率故事耳西北諸邊偪於夷虜時有警備效用中原衛

所附在州府如碁布然原建立意上以屏翰京師下以折衝所守無徒設者今也近境有盜不與衞事吏曰此有司責也卒曰此民兵責也監司者曰郡邑盜發奪其吏之祿使戴罪從事必獲盜釋吏爲有司者知不可免驅不練之民以犯鋒鏑甘受其禍而軍吏一日俸饟缺則群譟於有司之庭嗟乎此可以觀民瘼矣今天下之爲軍者皆民爲之也一室有一焉甚者有其二三宗戚之在伍者歲供

戎裝不在公額民所輸稅輓粟以供　京邊存粟以供守土　朝廷公府之用什一二而軍衛之用什八九如是則一民而供軍數十輩宜可恃以自蔽矣然而邊鄙有急內郡點兵近境盜興居民授甲又自爲軍也食粟之人寧弗思乎間有受其職任乃釋素餉之軍典民兵以視事因循殘弱復不足恃於是調集鄉丁各歸標目舍其穡事奔命不遑富者屈其財貧者屈其力生民之厄至此極矣吾

鄉王子君輔重厚溫潤無世胄氣性喜耕讀恒居民間故於民事爲諳今以好爵世及將洈兵政予知其能自振以脩職業副　祖宗建官之意紓　皇上東顧之憂釋吾民倒懸之苦且西北多虞方資將領乘時策勲以大世業君輔任也若曰守成祿保成位不失尺寸此豈足以盡丈夫事哉

送淮川王尹入　覲叙

聖皇御極餘三十年釀成熙洽之治天下咸

謳歌自幸以符必世而仁之說通者天道丕變民乃皇皇歲方亢暵而乘之以洪水暵無稼水無穡甚者淪若砥而汩若軀者滔滔也國賦日急庸調歲增瘠痍流離之苦無處無之爲今之民而不得良有司以治之不可以爲隆平之世朐有加賦之檄民膏竭矣募兵之冗帑藏窮矣銀場之擾山陵之費巨洋之朔沒空租併役之互累受纍非一朝之故也追呼鬮沸縲絏魚貫譬之人内外交病而楚

毒百出爲今之民而不得良有司以拯濟之
吾不知其所終也光山王公治邑凡幾年而
憂民之心如一日民賴之以爲命深相信也
扶偧補弊休養培植之道罔所弗用其誠民
得弟逸而四隣之人多歸往焉或者曰夫今
治人而治於人者也治人蓋將有以行其志
而治於人始不得以遂其初官聯冗而法綱
密動拂其情而行掣其肘膏澤不下究而鞭
撻不得停也是豈今之心哉而民於是乎始

窮若之何其濟之應之曰夫治人而治於人
求在人者也其本也自治求在我者也自治
嚴矣於治人也何有而亦且不治於人蔑弗
濟矣淮川公性由世德而學有師傳守身如
處女而自奉猶菅布也歲所省民貲殆不可
以數計其民且化於儉朴以美其俗上之人
亦相信而不忍將擾之古謂獲上治民而必
係之誠身有以哉是歲天下臣工將入 覲
率先期戒非百姓敖敖奔走無非爲束裝計

公視事如素不厲不色屆期就道若出不意如是者再矣或有私之者曰今世以官爲市已乃告其儕以自鬻也謂之通人智不出此困且窘焉猶之馳車而方其轂也其能前乎公笑而不應退而稱其堂曰從吾而爲之辭君子曰是行也可以述所職矣精白勵翼以承　天休亦心之外他無所恃或有問方物者則慨然陳民瘼圖流亡條便宜建安戢之策端拜而獻之顧不重於金玉貨幣哉嘻如

公者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斯民無忝所生而不媿屋漏者雖古稱良大夫又何過焉

賀堯岡馬君誕子叙

悠悠之人無不希富貴絢軒冕嗜玩好以飫平生之願然亦有浮雲富貴泥塗軒冕澹然無所玩好而獨樂其道者其大致固天淵殊也乃至嗣續之重迫切之情則人皆有之無弗同者何也父子之道根於天性肇人倫基萬

化綿紘裔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遠稽往古近逮世俗得之則萬壽足弗得則闕然於其心殆無論賢愚上下其大致則一而已矣其有弗同斯乃異端叛道之為不厚其本不足以為訓也粵若大造之氣數不齊吾人之禀遇或異於焉有蚤暮修短之不盡如意者不可以強為俾致也此蓋係之天而不係之人或有濟生利物之德則可以動天而昌其後此又係之人而不專委之天矣吾青舊族馬氏

以醫世居青而又有世德在人其先以醫命官而後人以文學舉於鄉者踵而出不惟有後而又賢且才也是非濟生利物之明効大驗哉今其家以醫學文學並顯於青而精醫術者堯崗其人也堯崗之術青之人皆重之賴之上自王宮以下至於閭閻匹夫匹婦一有疢疾必求療焉顧其心無分貴賤厚薄雖甚冗倦必躬親胗切投餌如法貧無聊者輙不受其直遠邇之人造其門者日衆而感其

詛者尤多獨以鼎盛之年未嗣為惜乃今六月堯岡舉男子此其濟生利物之效又章章然也吾嘗治醫之為道生人之司命也精其術息其心適足以毒人恒其心盲其術亦足以毒人然而庸工毒人者少而名醫毒人者多挾其術以濟其私人莫知之避也堯岡之術足以名家而其心又每存於濟物則所以克昌厥後者有餘地矣人固知其必有子也堯岡之父兄以是術傳而後人以文學顯識

者謂為陰德之報及於其身又以是術利人則是子也將必以文學世其家而弗墜厥緒者向也必其有子而驗矣今而後必其子之賢且才也顧獨不可知哉小弁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尭罔能無墜父兄之業則亦能無忘父兄之教以是而必其子之賢且才無難也吾鄉縉紳大夫逢掖之士醵觴而往賀焉或曰記不云乎生子不賀余無以應也然而客之揖而進者顧益衆豈非人心之所

同願者獨有在於是也乎哉余乃命筆叙言以見今之賀者有說也

贈見川李別駕遷惠州貳守叙

惟今 聖神御宇皇極丕建萬有熙熙無所不足所不足者財用爾薄海內外率土作貢財安所不足哉內糜於共工外糜於兵食欲財之恒足不可得矣夫兵食共工之費黃帝堯舜之世莫之能廢也涿鹿之役九官之命史經載焉向使鄙貨財而弗談則征伐失利

而工罔底績雖隆古垂衣之治吾知其無能
濟也今也工繁於継興而兵黷於南北誠非
得已而不已者而財卒由此詘議者盖隱憂
之民日益貧而國日不足忠於為國則拙於
為民若夫足國足民兼善之術雖有智慧亡
能籌也說者謂今之任事者各卒其職司國
計則不憂民親民事則不憂國故勢常衡决
而政無善經其君使之然也是大不然為國
為民其道無二而忠愛之誠統於是心君之

何其岐之也見川李公以甲第尹廬陵旣而前後判二郡親民理財之司莫要於是職矣其間兩官繕部後授本兵即古共工司馬秩也跡公之飄歷中外區以別矣然而在國則憂民親民則憂國其忠君愛民之心未始以内外間也盖其典郡邑能弗私其民籌國計能弗私其身則安往而不宜哉一邑二郡之民旣蒙其德而國家大政又籍其材由此而次擢而超拜以紓其志而兇厥施其在兹乎

是行也晋貳郡牧意者朝議稍遷以觀其後愚則以為公之再涖廣南也樹昌黎之事業而修眉山之紀述者必是行矣茲公稅駕於青未及朞而青之人戴之不釋何也催科弗苛而公賦自辦也公之言曰催科莫先於平賦平賦莫要於均田畱貧不分肥磽弗辨而槩以一切之法取之則貧民弗堪而轉徙磽田日廢而汙萊矣古法三農九賦畫然有等今制因之萬世無弊也邇以有司私智易以

一切之法富者便之而貧者無告流離不止富者寧獨晏然而已乎則不如遵國制復古法貧病以甦而財賦有出雖有共工之費無損於黃帝堯舜之治也公之建白設施槩見於青者財賦一端耳故茲及之若夫冰蘖之守經世之志由是以階大用未艾也則無庸於益言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二

叙中

賀古岩傅令受奬叙

今天下郡縣率就弊弗克振歲丙辰　天子臨軒肆覲百牧敕天官覈黜陟之典汰守臣之玩愒者凡若干員而晉厥時髦以克任使於是古岩傅侯以河中名士受朐大夫之命侯家食時業已覩天下郡縣弊矣既聞命詢之東人則知朐邑弊頗甚亟就駕聞之道路

又益甚既抵郡聞之輿臺則馴非前聞比矣履境而四顧蕭然下車而百度廢失父老士庶奔走先後不浹日侯乃悉得其情則喟然嘆曰所見奚止倍蓰所聞哉始信貴耳賤目者殆不可與語經世之學政將再碁乎役者一催科者三拊循招徠者葢不知其幾也則又喟然歎曰今之所見又何啻倍蓰於昔也乃知勉厥初而怠厥終者尤不可與定成之業侯乃益奮發振激毅然以政事自負荷至

是則五蠹蠲六苛杜七賄而邑內大治先是墨吏舞文而法律淆於是乃有無罪而入有罪而出者矣弊胥詭賦而田制紊於是乃有無田而賦無賦而田者矣隸卒入鄉而小民恐於是乃有妻子不聚雞豚不育者矣市豪持官而德惠弗流於下里役受訟而號令不行於上五蠹公行而吏治於是乎大壞矣邑民之憔悴於催科也令釋之丞執之丞釋之簿執之簿釋之尉執之尉釋之令又執之甚

者羅坐一堂各濡毫稽籍而决罰焉無孑遺者六苛肆毒而民命於是乎弗堪矣里耆賄則督里正里正賄則督各排各排賄則督催甲催甲賄則徧督編民編民賄則督四隣四隣賄則督解户報結解户賄則無遺筭矣迺第賄之重輕而行事焉舍其重而督其輕七賄成而民財於是乎詘矣侯乃蹙然長太息曰吏治壞不可以爲邑民命損不可以爲農民財詘不可以爲賦縱下之玩不明戕民之

命不仁侵　上之賦不忠目覩其病而弗爲之所非令也夫倉廩之設古以貯粟也令也驅駢夫耘豎充塞其中摩肩累足負墻而立而曰倉廩實矣吾弗信也淫威雲蔽剝膚鑠膏錙銖之入悉納私槖而曰府庫充矣吾弗信也乃下令吏民有干政撓法者常刑弗宥催科之權一以自歸丞尉之屬民自殖者稍稍罷去倉廩無告悉放業農以廣儲蓄之地私室蕭然簿書填委而已大夫人就祿時或

其旨弗贍則自奉可知也蓋至是而盡政苛法一切革絶黷蹢之風爲之一清邑民爲之歌曰畊夫盈廩廩無粟散之田野賦自足畊夫盈野粟盈倉定知公吏無私囊嗟乎昔之論財不在官則在民令之論財不在官不在民顧安從在其侯知其然則囊空而　國富形瘠而民肥信乎物莫能兩大也繇是廉慈之聲馳於遠近中丞侍御交檄稱奬下所司具禮幣嘉慰再三邑之父老士庶咸從僚吏

之後稱觴再拜成禮而退或曰是舉也多儀及物斯謂成享然而物弗納也儀何有焉文以紀典謂之有儀乎於是司執簡之役乎于侯有舊誼知侯非但今日居常田間諗侯之惠政尤切遂不辭而爲之言君夫實勝於文即所弗討政不貴於徒文也

再賀古岩受獎敘

昔者孔門之論政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蓋嘗述之而又爲之言曰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是謂丐奪繫乎上去就由乎民感召本諸身此獲上治民之政所以必求其端於明善誠身而後已由今天下之勢觀之聖賢之言鑿鑿然尤信也下獲乎上則安其位而宜其民否則無能爲其身圖而遑䘏其他然聖賢之言不但曰獲乎上已耳而又曰獲乎上有道者何哉如其道則身正而政乎非其道則徇人而失已皆泛觀於近世上下之

間上焉者以道合而民無弗寧其次以勢合
而民無弗擾下焉者以利合而民無弗流是
何也以道合者以身爲民之司命而庇覆之
者也不䘏其身然後能庇其民以勢合者心
非不愛其民而怵於勢以自便其身者也以
利合者損下以益其上者也知有其身則不
能以有其民矣今之大夫士人人自好罔不
欲以道合于時以自副平日所學所志者及
其臨事近民動則掣肘奉上之令則民無休

息哀民之命則政益廢弛二者錯迕於心胷之間始而決中而疑終乃悍然不顧者多矣嘗見流離載道十村九墟瘡痍械繫魚貫相屬始以爲有司者之忍若是也逮至官舍則羽檄交集誅求百端督郵睢盱橫霆萬狀塡刻而責之有司之一身者無寧日也雖慈父毋且不能爲赤子庇矣上之人亦人人自好罔不欲以道行于時以自副所學所志者其家食時亦嘗目覩民瘼而思出以拯之其在

下位亦嘗扼腕志之弗伸民之無告而思異日得以自遂也然而誚責之者踵至而糾督之者無已亦由有司之不能自白於民也夫朝廷建官設屬凡以為民而已縉紳之士罔不以為民作福為念而民適不被其澤者其大端有二而指歸則一也峻法以催科深文以斷獄二者皆能蕩民之產而戕民之命其要則在於奉上之令而委之莫可孰何於是橫歛之法行而告訐之風熾有能貧一邑而

充歲額者爲能吏鞫無辜而置大辟者爲能吏無罪而罰有罪而贖者爲廉吏上以是責之下下以是衒之上若之何民不貧且病也古若傅侯有事上之敬而民不擾有養民之惠而事不廢催科不藉鞭朴而歲辦不闕勘獄多所平反而遠近歸心平居恒有憂民之色遇事則食息有所弗顧周流郡邑閭閻之間殆遍而德愛之在人者多矣或諷其淫刑詘法以阿世侯正色曰吾豈以百里生靈易

五斗米哉由是吾民倚以爲命而上之人無不知之者侍御何君奉　命督鹺政將報成乃馳使移檄旌侯之賢且致辭曰才識有爲操守無玷廢墜漸脩沉移稍復夫千里之遠而知之眞切程官之能而考之沉移此豈非以赤子爲念而直以苛法詰責者比哉是蓋以道相合而勢利不與焉者也抑侯明善誠身之學得之平日者爲多則其獲上治民事業自非世俗所可例論云侯之僚幕欲予有

言以賀予乃言曰旌侯之賢所以勵庶僚也夫孰無有爲之才而操守爲要孰無脩墜之績而招徠爲本失其守則無以立身失其民則無以爲國脩其身而愛其民濟濟皆賢侯也是可以端拜而相賀矣不然則旌別之典交錯於兩楹之間觀者將以爲彌文焉耳矣是烏足以彰憲度而播令名乎哉

賀粵南顏廣文受奬叙

盖聞古之養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成周之

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居其二而藝居一焉仲尼之門以四教造士德居其三而文居一焉是以身通六藝者七十子而首之以德行之科歸乎不可尚已其所謂藝文者豈即今之藝文乎否邪我 高皇帝天造草昧建學立師內外備制聘碩儒宋濂貝沉輩肇司風教 英宗初設憲臬提督之臣 憲廟始嚴三等覈實之籍罔非振德育才厚倫闡化百九十年間養成 昭代人文之盛

超軼前古矣君子曰德勝則休文勝則浮今日之文極矣變極而弗返不可以爲文夫其剽掠以爲工雷同以爲習瑣瑣之言靡靡之氣進之不可以黼黻 皇猷退之不可以裝揮輿義質之於古而不可以明經貽之於後而不可以爲訓文乎文乎胡爲乎至此極也夫其求才行於文字之間眞才未必由之而得而況其流之弊一至此乎 聖皇壽考作人玄化淑世勑取士者先德器而後文藝而

於文體之正尤數數焉崇雅黜浮必歸實學
海內之士翕然與起吾㣲山川之秀士生
其間者率多穎質美才可與語上然而師資
無傳人喜自負總角而得寸進則凝然自居
以爲平生事業執此以往無難焉輙去其師
而爲人之師師非其人而學非其道才之難
也不亦有由然乎粤南頻先生以乙榜進士
署㣲教事㣲之士於是乎得師矣莅仕以來
再閱寒暑士習爲之一變駸駸乎尋向上去

日異而月不同頃者憲使齋寰吳公悉試諸士舉其篤行者優禮之拔其文之雅粹者應省試視舊額加過半焉此豈非師資之明効大驗哉吾州科第蓋不乏人近雖少弗振而復將揚眉於此時也先生孝弟謹厚沉毅寡言年方熙妙而器宇老成允稱楷範身先士行則優游道誼文變士習則根據理要陋染浮辭犁然悉正退食過庭之暇讀書一室自課愈嚴蓋持身如處子而力學猶書生也巡

祭何公廉知其賢命有司具繇弊陳俎豆嘉勞甚至其自邑大夫以下至於諸文學僉奉觴以敘稱慶禮也大夫曰教養相待治化相成先生之賢豈惟諸士子恃賴惟吾寔切倚重焉乃暨僚友再拜以賀獻酹交錯交相勗也文學曰二三子安於固陋溺於所習之日久矣乃今稍知服膺先王之行而組織聖賢之言非先生啓迪而振德之吾黨小子將不知所趣矣惟先生其終教之海浮馮子時從

執事者之後歷階而進語諸文學曰先生行將獻讜議對　大廷而游於清切之地顧安能久居此乎公議嘉獎有學不近俗志不在小之語固知胸士之不得卒受業也雖然文藝不足以盡學功名不足以盡志學顏子之所學正學也志伊尹之所志大志也諸士莊然自負則親炙無功卒嚴不遠則私淑有得信能學其學志其志以自麗於伊顏之徒是先生之終教之也文學唯唯而退大夫僚友

亦以其言爲然遂命筆登之竹帛以示勸

賀平瀾汪判簿受奬叙

唐虞三代之際歲時有巡守之典肆覲群后

大明黜陟　今制以御史代之及朞報成方

岳而下皆有舉刺以　聞州縣佐秩無舉刺

法悉下所司行勸戒之令百職無不悚然惟

恐優禮之不及巳先儒嘗謂巡守之典先王

所以提撕人心綱維治道今雖古之遺意猶

足以懲貪立懦而振肅於遠邇也巡醝侍御

何公將代既上舉刺之疏疏之不盡録撽各
屬以禮行奬有差平瀾汪君時判朐邑簿事
寔與其選令長僚幕師儒畢集燕會於牧愛
之堂顧予贈言予惟平瀾君貳邑政職賦稅
國計賴之而告充積逋賴之而取足盡法從
事民弗堪也其若之何議者曰法之善者不
可以不盡法盡法而民便之何不可也法之
弗善雖欲盡法民其去之矣亟更之猶恐後
耳我 高皇帝倣禹貢周官之法九等賦民

者之令甲行之十世誠盡善也邇者吏亂
政黷胥舞文九賦之法淆爲一等乃使富室
息肩貧民銷骨萬世不刊之典不由　上請
而自更張之當事者過聽文奸之言以爲便
於催徵富室利於減巳之額以爲易於釐弊
而不䘏催徵之愈艱奸弊之益肆也今夫巨
萬之産儋石之儲三尺之童知其懸絶也乃
比而同之豈情理哉較之舊制則富者倍減
固所以利民也而貧者倍增則一歲而輸二

歲之賦矣然猶未也流亡之賦責之居民强有力者巧於避射而悉取辦於貧弱亦倍增之則一歲而輸四歲之賦矣然猶未也九等之賦各視版籍折直之數各辨倉場有田額則有稅額有稅額則有折額行之既久雖婦人女子可指屈而口占也一有隱弊則可以面詰可以赴愬無容奸矣今也不明定額不辨倉場官民莫能會計其數而吏胥得以高下其手在官者損上鄉之賦而與之下鄉在

鄉者移上農之額而與之下農甚者顯然加
賦至再至三數既淆茫莫能自白蠲丁蕩產
亟救燃眉長吏不之詰而反嚴刑以督之則
一歲又不啻輸數歲之賦矣吾民安得不流
且幾其奸弊愈肆則催徵愈難官民交病莫
此爲甚者也或者乃謂役九等之法則富民
託之流亡以薄其賦非積弊乎議者曰是誠
弊也然無害於貧民如是之烈也則亦弊民
者爲之而良民弗爲也不猶愈於賦減富室

而橫歛貧困者乎塞其弊端亦有說焉懇治之田各視其民之等而稅之則其託之他人者無幾矣或者又謂丁有富貧地無美惡稅地而非稅丁也則不如畫一之法便議者曰禹貢成則壤之賦孟子第上下之農旅師等墽惡之地土宜異齊人力殊致地有肥磽而人之貧富恒必由之君之何可以一律科也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吾胸皆彫瘵之民無甚殷富者但調停劑量之法所不可

誣流離不止則居民能獨晏然而已耶汪君
英練勤慎遇事有爲幽燕慷慨嗜義人也令
長雅重之同寅協恭力持復舊制以安反側
議上當道報可隣邑多視傚更正遠近之民
無不稱便其有言不便者弊民也君嘗過山
居見閭閻之民父老盖皇皇焉憮然謂予曰
新穀既升吾民其不可留矣此其一念憂民
之心油然不能自已則其受憲臺之褒奬而
修邑人之觀聽者誠不可無一言以張之

送郡伯巖山陳公入　覲考績序

海岱惟青州繇方輿形勢觀之不其勝哉勝而察之海濱斥鹵不利東北岱畎磽确不利西南地利之所絀民生將安從阜乎官茲壤者寔惟艱哉隆古以來有由然焉太公之治齊不若周公之治魯仲尼亦曰齊一變至于魯夫太公周公者其爲賢聖元輔均也而治功迥不侔仲尼大聖人也乃亦不能變齊而徑至於道此豈民性故弗同治功有差等哉

其地使之然耳壘山公守青州三年政成適當述職之期獻其績於　天子將奏最焉何其治齊之易也今之從政者視古爲難而太守又其尤也上焉諸司牽之以文法下焉諸屬疲之以簿領獨太守介然其中宗祿軍食嗷嗷於其前狡胥囂卒盱盱於其側財殫賦急民乃瘠瘵今之齊又豈復古之齊哉公之自河北移鎮吾青也以爲古稱富强之國今爲簡僻之邦聞　命而喜得以與吾吏民

休息也既下車視郡事不逮所聞始喟然曰郡既凋瘵吾即不得與吏民休息矣蚤夜以求之非三年不可迺大新其政而遍觀厥成。持之以萬石君之篤厚鎮之以尹翁歸之清靜甦之以劉文饒之寛仁繼之以黄次公之精力豪右屏息小民獲庇威令飈行惠利川流於是境内大治至其弘敷彝典飭教崇化禮師儒而譽髦勸表節孝而疲民興文明之風庶讓之俗蓋丕變焉昔之所謂魯道其庶

幾乎由此而述職職斯稱由此而考績績斯
成古之太守上計者有爲十郡之最三河之
表非公其人邪郡之文學諸生沐甄陶教養
之化獨深於其行盖依依弗忍釋也相率而
送之郊牧之外顧僕以次宜一言乃颺言曰
古稱漢世良吏爲盛豈不信哉其大要則在
朝廷倚重守臣之職云孝文語田叔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謂太守孟舒也孝宣下令曰與
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茲其倚以爲重者

太守耳而獨取夫天下長者又獨取夫良二千石則法家能吏弗與存焉次公守潁川治行爲天下第一而稱其人則曰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卽此而知漢世之盛天下其有弗治哉僕始觀公於京國及今言動政事之間眞長者也忠信慈惠乎于上下今之良二千石爲

當守倚重者非公其人邪舊制太守課最得入爲公卿備九列登三事坐而論道以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治則何以區區齊魯

爲式

賀中丞吉山泉公子雲溪先生擢第序

是歲三月之望　上臨軒策試于大夫爾時

四夷稍稍弗謐廑于　皇衷遹求厥寧以覃

神化　制若曰三代莫盛於成周周宣中興

召伯平淮夷方叔征蠻荆吉甫伐玁狁分命

得人是用弗勞而治朕甚嘉焉茲欲疆圉之

臣殫力制寇其道何居爾多士其昌言之時

澶淵雲溪吉君以賢良入對稱　旨遂擢上

第既四月　上命司馬方溪江公督軍雲中上谷少司馬霎石葛公經畧全遼邊務皆以本兵重任有事四方識者以為听庭策士之効見諸施行如此及讀遼東撫臺山泉吉公所上疏極陳疆圉之弊論列凡十有二事上悉嘉納　勑大司馬一一議舉乃知霎石公之行繇兹疏請也令二公相與周旋於三韓之間次第舉十有二事計日底吉甫之績玁狁于襄疆場敉寧我東人其求賴巳惟雲

溪君受之於過庭之餘而陳之於廟堂之上
承志以明孝讜侃以攄忠其克開於子臣之
道誠一時賢良之選哉雖然自其昕庭未對
撫臺之未疏 宸翰炳如日星昭明天上虛
已聽納安不忘危有君有臣而益徵俊乂以
隆至治是豈惟東人未賴哉東方薦紳文武
士謂 當宁得撫臣而又得其子爲 明時
用既歷庸其言矣四夷之謐可坐而策也而
東北爲要則今茲諸薦紳徵言於余以爲雲

溪君賀者非直以一第已爾竊謂神京猶之人焉上谷項背也雲中遼左肘腋也項背肘腋有所扞禦心膂可恬然亡患矣　皇上釐本兵之任納撫臺之疏所以爲心膂萬年計者誠深且遠若然則兩司馬之簡命十二事之成功謂非臨軒策士之効不可是故賀一擢第爲内外大計也抹不揣蕪陋僭書竹帛以識一時　君臣父子相與之際將兹　宗社海寓無疆惟恤亦無疆惟休成周雍熙之

治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送草亭余尉致政歸養叙

聖明旌諫右賢天下大悅　皇綱肅振神化旁流縉紳之士彈冠交慶恭覩唐虞熙隆之治無復趑趄觀望之心殆千載一時云迺草亭余君浩然致爲臣而歸其僚友海浮馮子嘉其獨尚而自失良恥於心不能亡無所感也方且濡翰欲有一言以爲別適將命者揖客及階爲之闔筆客有疑焉予告之故客曰

夫草亭君之去也以秩卑乎子曰樹德則崇何卑之有以邑弊乎曰立政則興何弊之有夫上嘉其政而下仰其德甚相安也繇此而遷焉斯去已矣而胡爲乎歸哉子應之曰客知上下之相安而不知子之甚相賴也上下之相安者公也而子之賴於君者亦豈以一身之私爲哉輕去於其所安而重失吾之所賴豈不思獲上治民之休同寅協恭之懿而爲是孑然之行顧義有重於此者誠必有大

權衡於其間也吾聞太夫人春秋高今且九
十餘矣夫九十之年古今人所甚難不可倖
而致者而太夫人得之且未艾也因是徵太
夫人賢劭命草亭君業儒未偶頗家食侍養
弗許曰　國家用人獨書生乎式𧇊圖其次
君乃以掾成名既佇冠服輙歸省迄期頗留
養又弗許曰讀書讀律何爲者也吾教之而
吾廢之殆於不可必劾爾用吾猶及覩厥成
遂謁天曹授淶水尉數遣狀問安否南望瞻

依無頊刻釋毋還慰之曰爾服爾勞無以吾為念無煩使者吾康如昔君奉命勉共乃職者二年至是以牒抵予乞歸終養予既憫予之莫助而又慨予之祿不及親也於君之行乃有甚不能為情者然不得拂其至意為之轉聞臺省無不嘉其志而惜其去遂使吾之果於無助也君冢子梅岡先生弘文雅望稱重一時儒術之盛自今以始駸駸華要莫之與京此固君有餘不盡之緒而太夫人之教

有明徵矣梅岡迎君於京師君遂省母於梓里天性之樂洩洩融融生人之至願名教之美談也然則君之浩然歸也厚彝倫審去就仰至德沭玄化而共樂隆熙之治者其關係顧不重且大哉吾安得無一言以爲別客乃俯而咨仰而言曰吾知公之歸而不知公之有母知公之母而不知公之有子夫公之歸省子之迎養純孝也旣醉之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殆謂是也乎憑子

日善遡復濡翰而述之爲贈言

送王華峯還裕州守叙

古稱守令爲親民之官内則京尹外則二千石皆守也於民雖親然猶爲踈越勢故有以限之有親民之實而居太守之尊者其惟令之州牧乎今之州牧率屬而治與京尹二千石均至於受民社之寄近閭閻之間則視縣令等耳故稱守令爲親民之官州猶縣也民之稱之必皆曰父母云者亦親之也等而上

之稱之益尊則益弗可親矣此豈遠於人情哉諺有之曰孫不如子言益親也今夫嬰孺離於父母之懷雖使仁人提携不能頃刻安也而況於能得其中心哉在昔聖明之世重親民之官急爲治之本而民即安譬之止嬰兒之啼者亟還其母而古之良吏身任父母斯民之責必其能自襁褓而不移於他人之手令之守令上一有所制則莫能自庇而民乃不蒙其福下令者曰吾爲爾教而民始擾行

部者曰吾爲爾養而民始離而况於教養之
外一切之政哉故今之民已病而惠不流親
民之任未之或專也然慈親之愛其子無所
不用其至顛沛流離之頃而不忍解於其懐
雖辛苦萬狀不自憫卹毋覬其子幸恬然無
恙則萬事足矣然則民之彫瘵固非自有司
致之而曲爲之庇私爲之憂者要必藉良有
司拊循之也華峯王君關中倜儻豈弟之士
蚤擢科名近古仕籍丹東鹿逾三年正已格

物道化大行柬鹿外稱繁庶實則內耗民多豪右率健訟成風君甫至之日廉得其狀因自思曰繁庶之稱耗之招也豪右兼并健訟敗類小民其有寧日乎於是試為鋤擿培善之政民始帖服已乃敦厚本業而生養遂大興學校而禮教明四境既治臺章奏最者屢矣至是乃有州牧之　命或者惜君之不陟華要不列臺省諫垣而有此行猶為未滿輿望然而此邦之民抑何幸也君以慈惠之心

而舉脩明之政治官如其家而愛民如其子自邑而郡如周旋於堂奥之間而藹然和氣無間然者民情益親而秩位益尊情益親則易孚其心位益尊則易行其志親民之寄由此益重父母之愛易地皆然然則邑民與去後之思而州人遂來蘇之願於此可以觀民情察吏治嚌張曲江所謂六合宅生之任由此其選也向使君晉陜華要列之臺省諫垣端居養望𥁞姪不親其何以塞父母斯民之

貢我余與君土壤山川相望舊號東西秦明其科第亦爲同年友且齒相若也余領邑後於公務不諳邑政君悉心開導得寡衍譽者余蓋嘗師事之因竊附於百僚師師之義君今行矣豈惟邑之民無聊而於余心殆有甚焉者安能竊君之儀刑而移之淶邑而相循之政殫鞠子之心以上副親民之寄下慰懷保之願者哉凡我諸邑令長無不景君之行而重其别爰命於余效古人贈言之義顧余言

安足爲君重然不得辭不敢焉則以君之交
深而諸君之誼厚也

送澤山馮憲使遷洮岷兵備序

粵若昭代龍興八葉神聖重熙累洽之後欽
惟吾 皇格玄繩武綏猷立極端拱而治於
萬斯年比歲誅二凶肅百辟命官率職僉咨
六卿聖君賢相都俞喜起於虞廷之上綱紀
正而朝廷尊庶績凝而四夷服往者權黷之
風一朝而廓清如垢得濯時乃日新是以在

國則自獻自靖之臣而在野皆不屑不潔之士人人思奮以圖報於明時而不負所遭也蒲坂馮公世沐有虞氏之化是嘗有志於稷契之事業者自舉進士歷今秩皆以經世之責自任而人亦以經世之才重之適以良二千石授憲節整飭江海兵防未幾而有洮岷邊備之命余於是益信用人之審畀託之專云夫文臣而飭武備大冢宰慎擇之大司馬預議焉視常職殆不侔矣而況洮岷之任又

甚重也其任益重其擇益慎大冢宰之畀茲任也非公不可而大司馬之獻議亦非公不可奉之以六卿參之以輿論　天子曰都相臣曰俞江海既清戎狄是膺往哉汝諧故四方安危所係自南自北籍公一人不自知其驟遷數易也公瀕行邑侯陳君徵余爲贈顧余何能以言詞爲公重哉往余弟承之河中守治舜都見其人多儉讓嗜學忠信執禮氣節屹屹知其必有經綸負荷之士出而爲國

冢柱石今公非其人邪洮岷自漢以來謂邊
擴之不入版圖今為九邊重地西控番戎東
接湟隴蓋戎狄之交也安攘之策閫闕之權
公必預之悉矣先是江海兵防分為二道隸
二郡顧時時告棘無寧歲今合而併之隸四
郡廼鳥奴不敢內犯全吳以安非公長才偉
節詎能任之洮岷之地漢蕃雜居黠虜外伺
控馭撫綏之畧少有低昂不足集事非但以
明威制之已也茶馬之政籌邊大計鎮服蕃

情克嬴國課必重望遠猷素負大義者能當之是以奪之東南移之西北拜命而行不俟終日蓋將擊楫於中流而請纓於尚方矣是行也冢宰司馬之僉謀　聖君賢相之簡命固亦四海元元之夙望也不然去畿輔而之要荒人必駭之而公亦有所不堪者矣維今之時則非昔之時故曰人人思奮圖報而不負所遺余不肖竊肙文學之役猶能述　聖主賢臣之頌咏太平無疆之休亦自慶其得

所遭也丹陽金壇二令長咸附陳侯之託余不獲辭遂書此以復將命者

壽鄢南涯先生叙

古之人見於所尊敬則再拜稱壽無恒期後世祝之於懸弧之日而禮益專頌之於耆耋之年而禮益隆老子曰禮以義起此其善經與嘗汎觀於古今之為書矣其託於類也為山阜為岡陵為日月之升為川之方至其於卉木也為松為栢為靈芝為蟠桃其於毛羽

昆蟲也爲鶴爲鹿爲蟾蜍其於人也爲耋爲頤爲神僊方外之士其於文也爲詩爲頌爲畫贊凡有生之所名壽物者或筆之簡章或宣之聲音或繪之采色或陳之拜禱致詞或直以其物爲獻而侑觴以稱祝是則壽之名義富矣哉余則以爲凡此槩不足以爲壽是何也外也而非内也華也而非實也人也而非我也稽於其類則徵而無裨數於其辭則愛而莫助非己有之之謂也若我南涯翁之

壽其有得于已者抑何厚邪翁天性恬曠好
古樂道口無過言身無惰行動靜食息無細
不謹其處人也謙和忠信耻言過失其為政
也為民作福不事苛細其於物也視之同體
如或不及是其壽之本根乎世之悠悠者患
得患失之心交戰于內浮沉汩沒老而未已
翁以甲第膴仕奏最三郡秉憲一方駸駸嚮
用未艾也一旦投跡乞休拂衣而去明哲保
身不其偉哉然而希名譽於宦途者逈或諭

志節於梓里在得不戒癡約思盈殫其心於貨利亡其精於聲色此則斵性之斤蠱命之毒也翁則秉靜寡欲老而益慎不問生業不覆公庭著作自娛以消歲月近傍閣筆以安天年此衛武公之耆德老耼之養生也若夫繼述有託家聲克振搢紳章縫之儔過庭戲綵之際子女孫胄凡數十人濟濟雍雍和氣充間翁暨宜人偕壽於其上此則古今希闊之盛生人極樂之秋也是豈一草一木長生

後彫者可類稽乎又豈恒人壽者若是班乎夫恒人之壽有倖而得之者不足貴已亦有得之於天而非取之於已者於是乃祝頌之頌禱之而假之以山阜岡陵草木昆蟲之似而附之以比興之辭而非其天真也祝之以耄耋禱之以期順意則至矣力弗與焉而非其自得也翁之壽本於自得則夫為翁壽者知其真矣知其真而又以假借形似之說祝之乎故凡有所祝者必有所不足也翁今壽

蹐八袠方𤦏初度之辰余與僚友諸君子僉
圖所以為壽而未知所從翁之弟綱子佐御
孫悅方在諸生列告余曰翁將杜門謝客慮
弗可絕令入山中避舍焉子孫遮留不聽敢
為翁辭余喜而賀之曰此而翁之所以壽也
余知所以為壽矣廼著此篇而盡滌沿習聞
見之說

壽陳孺人文

殷箕疇範列福惟五壽寔先之而歸其本於

攸好德德以樹功是稱不朽壽之大者也自
昔燕山之秀毓為竇氏猗歟盛矣是其子姓
之多賢固亦立身之良而其義方之克訓則
夫家庭之間貽穀之助豈淺淺哉由是以立
朝則功在社稷由是以臨民則惠孚元元茲
其為臣之節乃其為子之克肖者為之也其
為民父母之道豈非有得於保赤之心者哉
蓋叙名臣之功者必本於所生共天祿以為
養分大國以為封凡以酬德勸善也善積於

身貽於子孫敷於家國至足矣由是心泰而
體安神愉而氣和壽乃益固豐功在國陰德
及民天降之福壽乃益增樹松栢者必期千
齡種藍田者必獲良玉燕山義方之教自昔
蔚為美談矧今為輦轂重地聖人御極壽考
作人賢才輩出家稷契而人臯陶舉於有位
厥有成傚則貤封其親以示優遇絲綸章服
罔有弗崇人但知其子之能顯親而恩褒所
加寔以報其親之能教子也懷山陳侯自涇

邑移丹徒奉太夫人于官邸今年壽登六袠是月六日寔惟誕辰邑之僚寀士庶初弗與知侯亦恐有知者𢌿縉紳往來燕山京口間或闚而知之私相請而慶也郡邑傳士詢謀稱祝余忝鄉曲之誼俯爲祝詞是月也長至發祥一陽來復天開于子運回太朴其日則景霽氣澄葢然如春民物怡怡喜色維新其歲則甲子方周曆元再啓如循環然無有終始敢再拜爲太夫人壽侯𪓐勉辭謝至于再

三弟敢傳命馮子曰陳侯則誠賢侯矣夫侯以至孝稱而弟能為親受祝詞是愼於臣職也不既忠乎當官之事於此有二焉勤其餘事耳此無弟盡固其親之孳孳以教而克副之者也孝不益隆邪臣節子道適一無二吾以是益信侯之賢矣是歲有司報侯三年政成其惠愛之在二邑者皆太夫人之教育於平生而觀厥成於今日者也先是兩臺薦剡凡十上是月也將以特疏報成功焉吾知我

皇嘉其績司勳考其成司封等其階代言之司鴻筆之臣承之宸衷採之輿論措之制誥覃之恩命有弗先於所自者哉翟冠象服以華其躬厚祿崇階以示其報義为是務茲其試矣由是而加封益祿未艾也燕山之下賞民宴得尋羨於前哉若夫世德之族民被其福天必陰隲而默佑之太夫人之壽嚴之以人事驗之以天道有同符者又焉用吾人之祝辭

送鎮江秦守擢楚臬叙

高皇帝龍飛淮甸虎賁渡江時維茲郡首麗版圖天造草昧建侯置守遴諸臣中仁足以附衆者俾之師帥之任大統既集表樹三輔以翊金陵故至今稱江南重地莫之與埒洪惟我　皇神聖建極嚮明而治軫念根本之郡國賦因循叅蠹困於有司乃眷南顧亟惟得人大冢宰以明石秦公上請　制曰可遂以司空尚書郎中陟鎮江太守蓋自留曹

補云公以醇正之學而恢之以淵洪之度慧明之政而濟之以豈達之才持身如貞女而自奉如窶儒愛民如赤子而治郡如家事羔羊素絲之風播于上下早麓愷弟之德洽于遐邇修巳安人之道公其有焉至乃夙夜惟寅不遑啓處臨事剖决勢如剖竹庭無滯訟塗有須聾孤婺貧病之民匹夫匹婦之衆罔不得其懽心拯其疾苦雖甚紛沓不以爲煩漢稱循良不足過也若夫世有顯儒傳芳高第

闡弘彝訓嘉惠來學在泮雍雍敷教譽髦興
賢拔秀擅美當時前此未之逮也龔遂之政
文翁之教又何加焉臺使旌揚章數十上勅
下銓衡登之天府赫乎盛矣茲者六事咸最
三年有成今冢宰以除目奏聞乃有楚臬之
命欽惟我　皇龍興之地江漢靈源潤澤千
里南徐北岡之間仰承恩波億萬斯年今以
公往申明德據上游尤為根本重地計畀以
憲臣之秩隆以撫民之權威惠並施兵農兼

滂激揚之下江漢其永清乎公之在郡農商緇黄之流構宇繪像設長生位願久留祝壽考公今行矣其民乃扶老携幼咨嗟喦泣遮道不去其士乃摛文賦詩紀功頌德累数千百言而不能表説其什一其僚屬則皇皇然如失所恃而不知所為也某自束髮奉先人薄遊四方轍迹半天下退而家食尚論古人而慱觀今之良二千石如公其儔不亦難哉古稱良吏必曰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公之大

體盖取諸此而介乎其不可援凛乎其不可
易者卓立乎其間可以質神明貫金石而絶
非僻之干也公之學本於立心而才足以釐
務質出於純粹而文足以名家具體而適用
初不立講說之名存之爲實學達之爲實政
成之爲實效由是以輔　聖世之治無所往
而不宜而況於吳楚之域哉

送鎮江理刑馬公内召叙

粤若陶唐氏之王天下也命官咨政而言不

及刑然而明刑之意已黙具於堯典之中蓋靜言方命之臣自不容於至治之世繼以虞夏之際皐陶爲理而所措置者即其人也刑法何嘗弛於堯舜之時哉然而明法之臣必兼體不累者當之而後德威並濟寬嚴合宜刑乃弗慝皐陶之言九德蓋身有之而無所不兼者也然後能盡明刑弼教之職而又不顓顓於刑法云者其曰惇典庸禮則司徒秩宗之職也其曰亮明弼翼則五官四岳之事

也其曰身修思永則根極本原之旨也三謨之中皐陶之所陳説獨多而五臣之能事其兼之矣又奚止於明刑一端而已哉先師之言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而不及四臣者蓋以虞廷之治謨明弼諧之功爲多可當馬公舉壬戌進士既　廷試昌言於堯舜之前矣迺觀政禮曹秩宗是司嚮　命疆場四岳是職筮仕郡理寔柄皐陶之法副十二牧之任余不肖曩嘗竊從公之後而不與南宮

之選顧己躬逢唐虞之盛而伏覩昌言之策

矣逮余服役於畿邑公方奉使出入而疆場

弗擾内外稱頌眞無負於四岳之託所過州

邑接其儀刑言論率以百僚師師之義相與

甚盛遇也迺余不能仰承德意不堪民牧待

罪郡校又辱為公屬吏服役有日矣則又覩

公之祇敘象刑恪盡專職而佐郡攝邑之政

無所弗兼豈非九德咸事其人哉興學校以

厚彝倫勤勸課以重農事明溝洫以正經界

奠山澤以盡地利五臣之職備矣今制代巡守者柱史隨巡者郡理也唐虞時巡之典惟公克贊襄焉然則皐陶不得專其美於上世矣三載陟明揚于　帝廷為諫議爲柱史是又納言之司夔龍之選也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皐夔之臣千載一時猗歟盛矣公畿內俊乂近　聖人之居沭風動之化居常以立身酧國爲已任惟今司理江郡卓有成績　欽命自天將畀股肱耳目之任以達四聰闢四

門也肅期入朝余合郡邑校官弟子員趍而送之大江之上乃拜手颺言曰明良在位吾黨小子慎無負於堯舜之世哉